

睽违15年,茅盾文学奖得主毕飞宇推出新作《欢迎来到人间》 “新闻终结的地方,小说开始了”

本报记者 严粒粒



《欢迎来到人间》新书发布会现场。右起:毕飞宇、戴锦华、李敬泽、张莉。
人民文学出版社供图

当一个作家——尤其是一个颇有成就的作家，一旦想要跳出惯用笔法更上一层楼的时候，思想深浅将决定他是否有所突破。

“不要写你想写的小说，要写你能写的小说。”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的这句话，作家毕飞宇教书时起码引用了一百多次。这次，他偏偏不认理，偏偏要费尽心思，熬出一部“想写”的小说。

不久前，毕飞宇最新的长篇小说《欢迎来到人间》在文学杂志《收获》刊出。随后，单行本也出版发行。此时，距离他上一次发布获过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推拿》已整整过去15年了。

为什么必须保持优秀;为什么再也演不好一个情绪稳定的成年人……《欢迎来到人间》是一次透彻有力的心理洞察试验。内容以肾移植科“一把刀”傅睿的生活切入，通过对医患关系、夫妻关系、原生家庭、科室关系等多角度描摹，剖析了傅睿的职业、家庭、情感等多重困境，全方位洞察一个看似完美无瑕的顶尖医生的内心痛楚，对他手术失败后的困惑、烦乱的状态以及心理痼疾进行了精准刻画。书中对医疗细节的书写扎实有据，关注以“治病救人”为职责的医生本身难以言明的病态。

15年里，不是没有过风声。毕飞宇是江苏省作协主席，又是热门作家，免不了参与各种活动。活动上，好奇的媒体总会发问：又在创作什么精品。大多时候他只是承认，但都不愿多说。相比为自己的作品摇旗，他宁愿做一个“小说课”的老师，去侃侃而谈、解剖分析《阿Q正传》《受戒》《德伯家的苔丝》《傲慢与偏见》这些经典作品。

这其中的微妙情感，是专业者的谨慎，还是创新者的忐忑，抑或是为了吊足读者胃口的手段？也许不是，不全不是，又也许都是。

但至少，他牢牢吊住了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的胃口，李敬泽则给了一个让他踏实的答复。

在前不久的新书发布会上，“盼星星盼月亮”的李敬泽百感交集：“说老实话，我现在不爱看小说，因为大家都知道看小说对我来说是工作，你躺在家里老是把自已弄到工作状态上去看小说，不是享受。但是这部长篇，我那天真是从拿到、打开，一直到看完，中间都没有放下。”

何止“没有放下”，几乎要“溘然泪下”。读完那一刻，他不敢给毕飞宇打电话，怕万一开口说起读后感，那些在心里冲撞的强烈的情感会撞出喉头和眼眶，“要是俩老头在电话里相互哭起来？好像把自己搞得太过戏剧性了。”他只好克制地发去恭贺与赞美的短信，然后提溜着小酒瓶去楼下餐厅，独自消化。

而对于同场嘉宾——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戴锦华来说，毕飞宇则引着一度游离在当代文坛之外的她，“近二十年第一次重返当代文学现场”。要知道，在如今的大众视野里，戴锦华往往是以电影学者身份出现的。

戴锦华是先认识了电影《推拿》，

后认识毕飞宇的文字的。她意识到电影中的许多可圈可点，早就写在了原著小说中，因而对作者本人产生了钦佩。

不过，相比李敬泽的一气呵成，戴锦华花了两个晚上读完了小说。她是刻意的，原因是“想延续自己体验他的语言感情状态，而不是以已经开始疲倦，但是仍然要把它读完的状态进行阅读”。

让戴锦华感觉“疲惫”的，是镶嵌在字里行间的“一个欲望与恐惧的传递，一个欲望与恐惧的误读，一个欲望与恐惧不断变形的一种生活”。这股文学所带来的精神“后劲”实在强烈，强烈到需要时间缓神，又不舍时间过去得太快。

无论是“溘然泪下”，还是“欲望与恐惧的生活”，听上去既抽象又过于情感化。具体而言，究竟是什么抓住了李敬泽和戴锦华？

在编辑销售推广的荐语中，小说的故事被囊括成为两句话：“致每一个被迫完美的成年人”；“成年人的世界连崩溃都是静音的”。寥寥几言，目标精准，直截了当。

这与新书发布会主持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张莉的看法类似。她提炼故事道：小说的主人公傅睿是一个医生，一个今天所说的“别人家的孩子”——听话、优秀、高智商；而随着阅读，慢慢进入他工作、生活的轨道，体验过医患矛盾、家庭问题、医院利益冲突等等事件之后，我们发现完美的他好像不太正常，不太健康，最终终于走向崩溃。

李敬泽却旗帜鲜明地反对这种解读，认为“根本不是好孩子疯了的事”，却又很难以“清澈见底的几句话概括清楚”。不过，他明确感受到了小说充满了反讽。“这跟曹雪芹一样，‘假作真时真亦假’，当小说家说东的时候你不要拼命给它认成东，调过头来它又变成西了。”他认为，小说的确写了医院，但医院是出生入死、体验生命要害之处。在这样一个充满敬畏的地方，在当下这样一个身体和精神的危机频发的时代，为

什么会发生了这样一个故事，本身是值得思考的。

戴锦华将其定义为“寓言性”，她从小小说角色中看见了现实的逻辑，也看见了现实中的大众——倘若这就是阅读的代入感或是共鸣，那么小说的当代性便是关键。

当代性，也是毕飞宇在《欢迎来到人间》中自我突破的关键。

创作的动因，起源于一则医疗新闻。大约是做过记者的原因，毕飞宇对新闻具有敏锐的触觉。“一句老话是：新闻终结的地方，小说开始了。新闻记者是有巨大的局限的。”他的意思是，记者无法杜撰新闻事件发生之后的故事，而作家不可能在事实面前停止他的想象。

与此同时，毕飞宇始终记得李敬泽对他的期待。那一天，两人在一个很高的棚子底下，就着张很烂很脏的桌子聊天。在这张桌子前，毕飞宇写下了《青衣》《玉米》，也写下了《平原》，李敬泽说：在我们这代作家中，有人能写出这些作品已经很优秀了，但《青衣》《玉米》《平原》写的还是历史。

毕飞宇反复咀嚼这一席话，感受到一个作家需要完成的使命，应当是体验当下、抒写当下，真真切切做一个时代感受者。

“所以我有了一个巨大的愿望，这个巨大的愿望并不是要写一个多么了不起的作品或者我要干什么，我得让中国的当代以现代汉语的形式从我这个160斤的身体里面过一遍。”这就是一个当代作家的壮志。

而一个文学作品一旦冠以“当代”之名，就必须面对无数双审视它的眼睛——也许，一个作家倘若要描写一个发生在上世纪的故事，那些亲历者都已故；然而，今天，谁不是生活在当下的呢？

此时，面对《欢迎来到人间》，无论是什么职业、什么年龄的“你”，都是一个富有资格的评判者，去评判它是否足够真实可信、足够匹配15年的创作期、足够具有强而有力抑或延绵不绝的“后劲”。

书法家王冬龄新书《乱书》出版, 抒怀书法人生 让中国书法生生不息

钱江晚报记者 宋浩

带着相机蹲在西湖边。夏日茂盛的无穷碧和映日荷花只剩下杂乱的枝，映夕阳或枕白雪，别有诗意。20多年来，王冬龄拍摄的枯荷照片超过10000张。水面上的枯荷，像极了纸上的线条，像极了他的“乱书”。

“枯荷给了我太多潜在的启发和创作的灵感。”王冬龄的新书《乱书》近日由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收录了他多年来的感悟、总结和思考，在书中，他首次对“乱书”进行了系统性的阐释。

交叉的线条、重叠的字成为书法家直抒情感、表现生命激情的方式。“乱书”从诞生以来就引发了很大反响，有赞成声，也有反对声。作为林散之、陆维钊、沙孟海、诸乐三等大师的学生，王冬龄为何要创作“乱书”，殚精竭虑寻找另一重艺术世界？

上世纪80年代，中外文化艺术交流频繁，现代艺术蓬勃发展。日本的汉字书法已经打开眼界，走向前卫。

同时，东方书法的价值被西方艺术家发现，对抽象表现主义艺术产生

影响。

当时中国书法家面临的问题是：书法是艺术吗？中国书法可以走出去影响世界吗？书法是守住古代传统，还是需要创新？有识之士渐渐开始了“现代书法”的探索，王冬龄就是其中一人。

1987年，王冬龄在中国美术馆创办首次个人书法展，写了巨幅书法“泰山成砥砺，黄河为裳带”。3米宽，7米高，一个“带”字就高达3米。写这幅字用的大笔，还是向老师沙孟海借的。这是王冬龄第一次写大字草书，沙孟海看后很赞赏：“真壮观也。”此后，王冬龄写大字一发不可收。

大字把书写、影像、行为相结合。这是当代艺术的范畴。看惯了书斋作品的人不免觉得难以理解。这是王冬龄对“现代书法”的早期探索，他希望以互动、直观示范，向西方展示中国书法和中国艺术。

1989年，王冬龄应邀去美国讲学四年。这四年对“乱书”的形成意义重大。从域外回望国内，西方的现代舞蹈、现代

书评

合上书, 欢迎来到人间

李矫俨



的时代，进入了一个精神上普遍不安宁的时代”。

和傅睿比起来，小说中的其他人又太真实了。这是读《欢迎来到人间》的一大乐趣。我相信，小说中的一些场景，作者一定亲身听闻了，才能通过稳、准、狠的文字概括和加工让曾经发生过的“事实”落到了文学纸面上。

但又因为过于真实，文字充满了戏谑与讽刺意味。

比如傅睿的病人老赵，一位从单位退休的老领导。壮年时，他在工作领域和房地产界叱咤风云，但尿毒症让他美好的退休生活布满阴霾。一直掌控大局的他被妻子爱秋“掌控”了。人到晚年，妻子无微不至的照顾，让他感激、赞美。随着身体的好转，他又变得不满，想挣脱。最终在妻子“闹离婚”后，老赵真正地发现，自己离不开老伴，他以幼儿般的嚎啕大哭挽留了妻子。

比如傅睿的妻子敏鹿。丈夫失意时，敏感关心他，想为他分忧，但也同时想着丈夫的同事郭栋，觉得为什么傅睿不能像郭栋一样有点“烟火气儿”？郭栋的妻子东君，同样也在想为什么郭栋不能像傅睿一样矜持、高贵，像个知识分子一样？两个女人是友好的“妯娌”，却又时时刻刻在攀比较劲。

比如傅睿的母亲闻兰，她爱儿子胜过女儿，对儿子有着无限的耐心，因为儿子傅睿有着世俗意义上的优秀，是她把儿子培养成了这样。但自己手指受伤时，儿子的冷漠与毫不关心，又让她后悔：不该向儿子寻求关怀，她走不进这孩子的心里去。

再比如“蛰伏”五年，靠着在视察领导前秀点钞技术，一举升官的银行副行长郭鼎荣；从乡下到省城打拼，被男人骗，最后却安心做董事长情人的护士小黎；不是医生，靠着宣传工作做了医院党委书记的老傅。

每一位配角的故事都是曲折的，甚至有些荒诞。但作者让我们相信，这些故事一定在世界的某处真实存在。因为毕飞宇对角色每一处行为动机的心理描写都极为合理。这些盘旋在主干周围的枝枝桠桠，托起了关于“人间”的某些故事。而恰恰因为他们满身瑕疵，才好好地落在人间待着，没有崩。

《欢迎来到人间》是一部诚意十足的作品。保持着对长篇小说的谨慎和严苛，毕飞宇反复打磨，将小说由近百万字删改到二十余万字。阅读时，文字间尽是节奏与隐喻。细细品读，全是功夫。

在潜心创作的15年中，毕飞宇花费了大量时间在医院实地学习，以充实小说中的医疗细节。“这部小说是我的噩梦。在没有完成之前，我无数次想要放弃，起码有十次以上。但是每一次都摆脱不了，我还是要写完它。”毕竟审视自己和自己的时代，是最难的，又是最诱人的。

15年淬炼，他最终以长篇小说的形式，让我们直面和思考所处的人生。

合上书，欢迎来到人间。

合上书，欢迎来到人间。

合上书，欢迎来到人间。

合上书，欢迎来到人间。

活动预告

去上海书展 “对话”浙版好书

8月16日至22日,2023上海书展暨“书香中国”上海周在上海展览中心开幕。浙江图书展销区千余种好书展现浙江文化风貌。以下为部分浙版新书分享活动,我们期待,作者与读者之间的距离变得更近:



《从梭磨河出发》

时间:8月19日14:00-16:00
地点:思南公馆

嘉宾:阿来(作者,茅盾文学奖获得者)、毛尖(学者)、黄德海(评论家)

内容简介:该诗文集收录的诗歌,通过优美的语言和流畅的叙事展现了辽阔寂静的高原生活,以质朴真挚的笔触抒发了作者对祖辈辈世代生活的土壤以及大自然的敬畏与热爱。

《王阳明的微笑》

时间:8月19日15:30-16:15
地点:上海展览中心世纪活动区

嘉宾:陈士银(作者)

内容简介:该书是一部描写从14世纪到17世纪儒家知识分子命运浮沉的历史类作品,作者继承以儒学名家、名派为主的“学案式”写法,结合主流的史籍以及具体的儒学故事、诗词、小说、图像等,勾勒出一部全新的明代儒学史。

《同绘赤壁》

时间:8月19日16:15-17:00
地点:上海展览中心世纪活动区

嘉宾:王一楠(作者)、朱志荣(学者)、李贵(学者)

内容简介:对苏轼与赤壁的描绘,自北宋起成为持续不断的画史现象。近千年来,有大量作品表现了元丰三年苏轼游览、书写赤壁的事件。该书以存世的百幅图像为线索,从艺术史、文学史、思想史融合的角度,梳理赤壁图像的发展脉络,阐明与图像相关的人文记忆。



《两百年的孩子》

时间:8月20日15:00-16:30
地点:1927·鲁迅与内山纪念书局

嘉宾:许金龙(译者)、李浩(作家、鲁迅文学奖获得者)

内容简介:该书由1994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创作。书里运用了时空交叉的叙事结构,表现了1864-2064这两百年间人类在历史与未来的进程中面临的各种困境,最终他把所有的答案与期望放在了“新人类”上。

《你驾哪辆马来》

时间:8月20日10:00-11:00
地点:上海展览中心东阳光棚少儿活动区

嘉宾:徐玲(作者)

内容简介:该书为“徐玲亲情小说”最新的一册。马向南是一个特别要强的女孩,在失去弟弟后,她加倍努力地学习,希望以此慰藉爸爸妈妈。对手的出现使她觉得自己不够优秀,并且为此而沮丧。就在这时,消失一年的弟弟突然回来了……

(本报记者 严粒粒 整理)



书法家王冬龄的书房悟斋,就坐落在西湖边。如果没有西湖,也许王冬龄的书法会是另一番面貌。

把西湖作为微信头像,王冬龄喜欢西湖,尤其是西湖荷花。秋冬时节,他常